

江南撤退記 (二)

●王中原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

紫金山色碧龍蔥，殘照江山半壁紅。
別夢依依王謝燕，春愁黯黯景陽鐘。

梅開孤嶺清香冷，浪打空城戰意濃。
揮手東行增悵惘，鼓樓斜月馬嘶風。

右為名詩人易君左教授已丑辭京一律，抒寫當年南京撤退，江南陷落淒涼景象，讀來無限傷感，不堪回首。

紅潮淹至險遭吞噬

一九四九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李宗仁主持的國共和談失敗，共軍於四月二十四日，一舉渡過長江天塹，首都南京淪陷。距離首都不足一百二十里的皖南荻港要塞相繼失守，共軍宛如潮水般的湧向江南各地。一時蕪湖沿岸國軍進退失據，亂成一片。時駐灣沚整補的國軍第二十軍楊幹才軍長自殺身亡！殘部千餘人由副軍長領導突圍而出，向宣城寧國方面潰退。那時，我正執教省立宣城師範學校。本可事先離開宣城返回故鄉南京家中。但因尚有百餘名住校學生猶未離開，不忍棄之而去。大局突變，故鄉不保，沿京蕪以迄灣沚之線，各城鎮盡為紅潮所淹，走避不及，只

有留滯學校與未離去的學生坐待噩運降臨。

宣城守將為二三八師師長四川人徐有成將軍，徐於共軍兵臨城下前夕，奉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囑轉傳來命令，囑即日率部沿浙贛線向錢塘江方面停留待命。承徐師長一念之仁，於行前通知校方，轉告所有師生自備乾糧，追隨其部隊撤退，當時一百餘男女師生，有九十六人願意隨徐有成師長的部隊行動。

那年自四月底以迄六月初旬，前後三十餘天，幾乎每天都下着滂沱大雨。我們在二三八師後衛部隊保護下，匆匆於拂曉時分出發，在風雨中走向不可知的前程。在傍晚時刻，到達著名的寧國府，本欲在那裡宿營，但據後衛部隊長告知，共軍於佔領宣城後，馬不停蹄，隨後追擊而來，與我後衛部隊，相距不足六小時行程。因此，我們仍得冒雨向徽州前進。

算算行程，我們已行走了八十餘里長途，一聽還須摸黑趕路，全體師生立時發出一片叫苦之聲。所有師生自出生以來，任誰也沒有走過如許之多的長程路途。加之風雨侵襲，道路泥濘，飢寒交迫，腿酸脚腫。但後衛部隊長於短暫休息時

宣佈，我們已落後先行的師司令部兩個小時以上，為避免共軍的強行軍追擊我們，必須加快腳步前進。如果我們不願再繼續冒雨趕路的話，可以留在寧國不走。可是，部隊保護我們的責任，也就到此為止。

後衛部隊長的警告確是實情，在情勢險惡的環境下，留下不走必被共軍俘虜。大家只有再買餘勇，忍着飢寒疼痛，隨着部隊冒強雨疾風夜行。

夜間二十二時路經「績溪」(胡適的故鄉)時，發現友軍部隊三一二師在那裡宿營，經他們善意通報，徽州早在三小時前，為共軍部隊佔領，前進無路，必須改道他行。

高粱酒治腳掌水泡

傾盆大雨，宛如天將塌下一般，後衛部隊長權衡情勢，決定在績溪一處碾米廠內宿營，生火煮水進餐。碾米廠場地約五百坪，分樓上下兩層。樓下機器已遭破壞，樓上堆滿稻草。後衛部隊由一位黃姓團長擔任指揮官，武裝戰士約七百餘名，加上軍官的眷屬和我們學校師生，總人數約

中外

近千名。碾米廠被我們擠得毫無間隙餘地。尤其難堪的是，連部隊的官兵在內，幾乎每人的腳掌都磨出了嚴重的水泡。水泡經過雨水浸入之後，顯現出一片死白色的大小坑洞。許多女生，手撫着失去原形的腳掌，啾啾地啜泣起來。幸好大多數行軍有經驗的官兵，隨身携帶着大瓶小罐的高梁酒。他們以示範的方式，教我們把酒倒在吃飯用的搪瓷碗裡，以火柴點燃後，用手一把一把從碗裡抓起帶着碧綠火苗的酒精，向腳掌患處磨擦，經過一陣擦拭之後，腳掌很快就溫暖舒服起來。

此種自助式的醫療，簡單容易，其效神速，在嗣後的行軍日子裡，高粱酒幾乎成了我們不可或缺的仙丹妙藥。每到一處，人人都會急着購買一些高粱酒備用。

在豪雨中的績溪宿營之夜，大家一面烤火取暖，一面烘乾淋濕的衣服，部隊的官兵因為擁有防雨的裝備，還能够保持身體部份的乾燥。

正當我們在火堆旁睡意朦朧，疲極欲眠的時候，在外站崗的哨兵推門進來向黃部長報告說，他發現有零星夜行部隊進入績溪街頭。黃部隊長立時叫醒大家穿好衣服，提高警覺。他則率領軍官二人冒雨走出門外探視情況，未十分鐘即返回碾米廠，宣佈情況有突變，要大家隨著他離開碾米廠。此時外面的雨勢仍急，十尺之外，視線即模糊不清。部隊長在前面等着大家通過約一百公尺開闊地之後，就率領着大家進入荆棘叢生的山區。

我們起初並不知道所進入的山區通向何處？

直走到天明，始在一處山麓上看到一座頹圯不堪的破廟。黃部隊長命令就地休息，派出斥候前往廟內觀察，斥候回報廟內只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和尚帶着一名小沙彌住在其中。黃部隊長乃命他的部隊原地不動，只招呼少數武裝士兵暨我們師生隨他進入廟內煮水進食。

古大悲寺煮水解渴

寺廟佔地不小，建築相當精緻巍峨，只是已經破敗。從廟門毀壞的額額上辨別剩餘文字，只有「古大」二字清晰可見，其它已經剝落不能辨認。

我們進得廟來，在香積廚內，見到一名十三四歲的小沙彌正在生火燒煮薯條。老和尚閉目坐在一傍，像是入定的樣子。黃部隊長走到老和尚的身前，老和尚睜開雙眼：

「你們要幹什麼？這裡的糧食早已被你們這些丘八吃光了！」

「我們是國軍部隊。」黃部隊長說：「不會吃你的食物，只想煮一點開水喝，並且還要請問你這是什麼地方？我們想到金華去怎麼走？」

「噢！是這樣呀！」老和尚仇視的臉色緩和下來：「不成問題，大水缸裡存有清水，門外走廊上堆有木柴，你們儘管取用。這裡是績溪縣的大悲鄉。這座廟就叫做『古大悲寺』。從這裡走出去，向東沿山路走三十五里，就到『威萍鎮』。那裡是水旱碼頭，乘船或走路經過淳安、蘭溪，就可以到達金華了。」

老和尚說畢，黃部隊長即命幾名士兵取水拿

柴生火。我與學生們在殿上起火堆，就火取暖，烘乾濕衣。開水煮好之後，黃部隊長命令部隊魚貫進入廟內分取熱水就食乾糧。廟裡廚房有特大飯鍋五六個。據小沙彌說，大悲寺廟產不少，在抗戰之前全盛時期，有僧眾三百多人在此修行。後由於相繼受到日軍及土匪的迫害，乃紛紛轉入其它叢林寺廟掛單去了。目前只剩下他們師徒二人看守廟產，生活非常艱苦。廟內原存有一些糧食，都被過境的散兵游勇搶食殆盡。小沙彌偷偷告訴我，他本想脫離此地，隨着部隊當兵吃糧去。因為年齡太小，部隊都拒絕他參加。

我們吃喝完畢，正欲起身離大悲寺前往威萍。忽哨兵來報，有由績溪逃出的三三三師官兵三十餘人携帶武器前來投效，經黃部隊長詢問其中一名軍官績溪情況。據說，昨宵午夜後，三三三師即遭到共軍攻擊，一時措手不及，幾乎全師官兵都束手被俘，少數不屈的官兵逃亡而出。全師約八千人於霎時間烟消雲散。而今，他們三十餘人，爲了避免受到被消滅的命運，希望參加三三八師行列。黃部隊長允諾他們編入後備部隊，並予以撫慰。

臨圯地改走沿江道

我們向威萍出發時，天上烏雲密布，不久，浙浙瀝瀝下起雨來。剛烘乾的衣服，又被雨淋得全身皆濕。

抵達威萍郊外，忽聽到槍炮射擊聲，斥候人員來報國軍一〇六軍正與由徽州追擊而來的共軍部隊發生遭遇戰。前往淳安的道路已被數萬名由

各路撤退而來的友軍部隊阻塞不通。

黃部隊長衡量情況，決定由其他山路繞過「威萍」前往「淳安」。不料繞過「威萍」進入另一條通往「淳安」的山徑時，但見路上擁擠的情形，更甚於前一條道路。而山徑險峻，萬一半途遭到敵人襲擊，無異自陷絕境，造成任人宰割的死局。

黃部隊長深諳兵法，他認為，眼前小徑，即孫子兵法九地篇中所說的「圯地」。所謂「圯地」即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道。此種地帶，既不便作戰，又無法開展，極易受到敵人的邀擊。行軍至此，依據兵法「圯地無舍」的指導原則，本應速行通過，勿稍滯留。但小徑如帶，下臨深淵。千萬人壅塞其間，欲速通過決無可能。基於安全上的考慮，黃部隊長決定放棄此路再返回「威萍」，改走沿江大道。

一行近千人的團體，再度返回「威萍」江邊，聞說共軍部隊已被國軍一〇六軍擊退，現正對峙中。黃部隊長派遣作戰參謀與正在「威萍」佈防的守軍連繫，獲悉一〇六軍奉顧祝同總長命，限廿四小時內，留此佈防掩護各路撤退的國軍部隊，暨由南京撤來經此前往杭州的中央銀行數十輛運輸金鈔的車隊。

負責連繫的參謀表示，不知道現正對峙中的共軍部隊何時再發動攻擊？亦不知一〇六軍有無耐心和決心堅持死守二十四小時？他建議黃部隊長迅速離此凶險之地。

獲悉此一情報，黃部隊長幾經觀察道路的壅塞狀況，認為迅速離開此地的可能性很小。正在

束手無策之際，我指著「威萍」臨街碼頭用粗繩牢繫，被風浪衝擊得起伏不定的近百艘中型有蓬帆船向黃部隊長說：

「如果不是風浪雨勢太大，這些帆船我們就可以利用了。」

黃部隊長聞我之言，凝視帆船，猛地一拍我的肩膀說：

「老弟！你一語提醒夢中人！現在，我們就決定乘船離開此地！」

「恐怕不行吧！」仍是那位作戰參謀在旁說

「怎麼不行？」黃部隊長轉首問那位參謀：

「李參謀，說說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很簡單。」李參謀指出：「試想，碼頭上繫有這麼多的帆船，何以沒有一個人去利用它？無他，行不得也！」

李參謀一面說話，一面低下身略一尋視，伸手在路邊撿起一根樹枝，用力丟到江水之中，剎那間，那樹枝消失無踪。李參謀說：

「你們看，現在是風狂雨急，江水流速快如閃電，帆船航行其中，能有安全可言嗎？」

洪流滾滾阻絕去路

李參謀一番利害分析，否定了乘船離開「威萍」的可能性。大家面對着滔滔江水陷入絕望之境。

「不！我不同意李參謀的說法。」黃部隊長說：「眼前我們身處險地，除乘船之外，別無選擇，冒險尚有一線生機，遲疑，只有坐以待俘！與其被俘受辱，不如冒險一試！」

「沒有必要冒此孤注一擲的大險，我反對乘船。」

眾人齊把眼光集中反對者的身上。原來是我的同事名叫徒菊的女性老師。

黃部隊長真不愧是處理複雜情況的斡輪老手。

「自然！」黃部隊長說：「我有權要求部下服從我的命令，無權要求老師學生跟隨我去冒險。好！凡是不願乘船冒險的老師或學生，請站到路邊大樹下去，願意跟我冒險乘船的請立在原地不動。現在就請各位開始行動。」

此話一出，但見一片噤噤啞啞之聲。兩分鐘後，自動跑到路邊大樹下集合的，除了司徒菊女老師外，另有男老師二人，男女學生五十四人，總共五十七人。

黃部隊長立刻走到那棵大樹之下，與將要分手各奔前程的五十七人握手道別。要求每人寫下自願離去字據，以清道義責任。我感動地讚嘆黃部隊長的顧慮周到。

黃部隊長回到江邊我們聚集的地方。他指定我和另一位女老師負責清點留下的師生。經過清點之後，只剩下老師三人，學生三十六人。大部份師生將離我們而去。我們黯然神傷！

清點人數後，向黃部隊長報告，他仍舊要我們師生親筆寫張自願冒險字據交他收存。寫畢他又面對他的部隊，徵求懂得操作掌舵撐船並深諳水性的人出列。立時有七八十名官兵出列應徵。有了操作員後，又進行編組，以每條船為一組，每三十人共乘一隻船。以學生與部隊的總人數八

百八十餘人計算，需要三十條船，就够應用了。風雨稍見徐緩，黃部隊長派遣一支由輕、重武器編組而成的混合連隊，強行佔領碼頭擔任警戒，不許閒人進入。負責操作船隻的人員，分別走進船艙檢查各項設備和附件。

決定取用帆船求生

正當我們依序進入船艙準備解纜開航之際，忽在警戒哨前出現一名鬚眉俱白的老者，急搖雙手連喊着：

「使不得！使不得！請聽我一言再走。」

黃部隊長見狀，派人把老者帶到他乘用的航船之前，溫和地詢問老者：

「老人家有何見教？」

「我是『威萍』鎮長，我不能眼看你們去送命呀！」

「此話怎講？」黃部隊長驚問。

「這幾天風急雨狂，江水暴漲。」老者提出警告：「我們生長此地，靠江吃飯的船民尚不敢在這樣惡劣的氣候裡開船航行，何況你們是根本不知道這條江危險性的外鄉人？你們千萬不要嘗試這個冒險，要送命的啊！」

「老先生，謝謝您的忠告。」黃部隊長無奈地說：「但是，旱路已被人潮阻塞。現在我們已經別無選擇了！」

老者勸告無效，嘆氣問黃部隊長：

「你們堅決要走這條水路？」

黃部隊長點點頭說：

「是的！」

「好吧！那麼請您把掌舵的人叫來。」

「有事嗎？」黃部隊長不解地問。

老者搖搖頭說：

「既然你們決心走這條水路，我無法攔住你們不走。只好告訴舵手幾點趨吉避凶的常識，減少可能遇到的危險。」

黃部隊長聞言，命令各船舵手快上岸集合；

向老者一拱手：

「謝謝老先生的慈悲心腸。」舵手們集合好之後，老者娓娓地向他們說：

「此去下游險灘特多，落差亦大。請各位切要記住三點：一是見到一處有巨石挺立江中，上有『對我來』三字的，請各位千萬不要迴避，因為巨石左邊落差極大，不幸船隻流向左方，必然船碎人亡。如是对著巨石撞去，船隻就會安全流向右邊。二是在桐廬有一處伸出水面的殿子陵釣臺名殿陵灘。那裏水流最急，注意絕不可靠近。三是距『淳安』約二十里地方有斷橋一處，那裏漩渦特多，一不小心，就會遭到撞橋的厄運。船到『淳安』，那裏無橋無渡，你們不妨靠南岸停船，免去渡河之苦。言盡於此，祝各位自求多福。」

老者飄然離去後，我們視他為救難天使。若非他的一番警告，我們的未來遭遇，勢將不堪設想。

三十條航船，爲了避免擠撞，黃部隊長親自監督並規定每一分鐘開出一隻船，待至二十九條船開出之後，他始最後上船。他那種有條不紊的沈著指揮，看我們眼裏，不禁爲之傾倒！

我們師生及軍眷，共分配兩條船，開出的次序在黃部隊長乘船之前。一經解纜，宛似一片落葉飄流在萬馬奔騰的大海之中，速度之快，令人驚心動魄。十五分鐘後，果見有塊巨石刻有「對我來」三個大字，挺立於江心之中，舵手遵從老者指示，把船對準巨石撞去。距離巨石不足十五公尺時，迎面捲來一陣漩渦，使得船隻疾速地流向右邊。

度過了一次難關，我們信心大增。通過殿子陵釣臺時，雖是驚險萬分，由於舵手小心應付，也安然一瞬而過。

我們航行的這條江流，名「富春江」。原是風景秀麗，富有詩意、極具觀光價值的名勝之區。可惜我們行於其上，如同離弦之箭，快速得無法欣賞兩岸景物。相信承平時時期，江面波平如鏡，天上月色如洗，偕同美眷良友，泛舟其中，實乃人生一大快事。惜乎此時正值兵荒馬亂、大難當前之時，即有美景如畫，也無心情欣賞了。

船在驚濤駭浪中冒險向下游流去，在接近「淳安」二十里斷橋處，看到橋前漩渦翻滾，令人驚悸不已，待至安然而過，回首再看斷橋，已在百公尺以外了。江流之速，可見一斑。

托天之福平安抵達

航船接近「淳安」時，流速已稍緩，船到時，中央銀行早已命人繫了長繩兩根於兩岸之間，以竹排編成渡船兩隻，來回牽扯繩索運送金鈔車輛渡過南岸。我們亦藉繩索阻擋之便，攀扯靠於南岸。黃部隊長隨後抵達。清點船隻人數，全部

安全到達。真是托天之福。

「威萍」距離「淳安」一百里，自下午一點十五分在「威萍」碼頭解纜啓航，不到兩個半小時，即抵「淳安」對岸，速度之快，可以想見。

黃部隊長命令所有船隻，迤邐排開繫靠於南岸碼頭一邊，輪班放出哨兵警戒。由於天上風雨未歇，黃部隊長要求各船上人員非有要不得離船上岸。

航船艙房甚大，可容四十人之多。三十人睡眠其中，綽綽有餘。艙尾設有鍋爐，每艘船都可以自行烹煮食物。

黃部隊長為到「淳安」縣城打聽師司令部駐紮地點，特地空出兩艘船，作為到「淳安」採購補給食品之用。他命令每船派出一名公差，隨帶四名輕機槍手，把四挺輕機槍分架在兩艘船上，由兩名武裝士官分別負責指揮。黃問我要不要隨他到「淳安」去看看，我當然樂意奉陪，於是，我帶了兩名學生隨他渡過對岸，登上碼頭。他囑咐守船衛兵小心警戒，機槍手亦就射擊位置，準備隨時應付情況。

淳安採購衣物乾糧

我們進入「淳安」市街，但見人潮洶湧，一片畸形繁榮。茶館酒店，生意興隆。最搶眼的到處是地攤。所賣全屬軍用品，軍毯、軍服、皮鞋等均有。黃部隊長命令同來的一位軍需官，率領採買人員前往市場採購食品，他帶着衛士，以及我和兩名學生，在一家飯館裡吃晚飯。其後我與學生離開他往市場購買食物和雨衣。黃部隊長亦

巡視各處，尋找師司令部的駐紮地點。

我帶着學生在市場地攤上，以極低的價格採購了三十九件軍用雨衣，以及一些乾糧食物，回到船上，採購人員亦隨後返回。黃部隊長則久候不至。直等到黃昏時分，才見他陪徐有成師長及其夫人匆匆而來。徐師長伉儷登船，隨後又來了副師長，參謀長等幕僚人員。接着又見大批部隊井然有序地開進碼頭準備渡江到南岸集合。

我們用以採買的兩艘船載着師部一批高級軍官先行渡過南岸。黃部隊長命令所有船隻上的人員，全體上岸待命，並指定副部隊長率領空出的全部三十艘船隻，開到對岸碼頭去接運部隊過江。徐師長伉儷以及師部幕僚人員，過江後即招呼我們學生跟隨他步行前往「蘭溪」。

「蘭溪」縣城，距離「淳安」二十餘里，我們抵達時是下午八點。先頭準備宿食人員，早已為師司令部找好一處華麗的大宅。除安排師長伉儷食住外，我們學生亦在一間大屋裏被安頓下來

，十餘名女生則由一位女老師率領住於另一間小屋之中。開飯之後，大家便疲憊地躺在屋內地板上呼呼入睡了。

滿地鈔票無人檢拾

翌日凌晨一時，我們被一陣密集的金屬撞擊聲驚醒，師司令部警衛營立刻進入戰鬥位置，我們被通知作隨時離開的準備。但直到天明，蘭溪縣城始終未見發生任何情況。我們吃過早餐，集合向金華方面出發前數分鐘，後衛部隊黃部隊長派人送來情報說，昨夜停留在「淳安」未能來得及渡江的中央銀行運輸金鈔車隊，凌晨遭到亂兵搶劫，一時鈔票銀元落滿一地，槍聲與銀元落地聲，響徹夜空。天明清點損失，約有五十餘萬銀元被亂兵劫走。鈔票則散滿一地無人檢拾。原來當時鈔票是銀元卷，因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已無價值可言。用鈔票購買物品，均遭商人拒用。（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二十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極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沖、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鄭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